



# 明 明 白白

万  
方／著

万方／著

明  
明  
白  
白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明白白/万方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0. 10  
ISBN 7-5063-1950-0

I. 明… II. 万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6354 号

### 明明白白

---

作者: 万 方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: 830×1230 1/32

字数: 190 千

印张: 9

插页: 3

印数: 10001-18000

版次: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50-0/I·1934

定价: 15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方方

HOLLYWOOD



万方，1952年生于北京，著名剧作家曹禺之女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到东北插队，后入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任创作员。1979年转业回北京，曾在《剧本》月刊任编辑，现为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编剧。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同时创作舞台剧、电影电视剧本。主要作品有：

**小说** 《杀人》《和天使一起飞翔》《没有子弹》《空镜子》等，收入多种选集中。有中篇小说集《和天使一起飞翔》，小说及电影剧本选集《一夜风流》。

**电影** 《日出》，改编自曹禺话剧，获1986年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；《别哭，妈妈》，获儿童电影“铜牛奖”；《黑眼睛》，1998年获优秀影片政府奖华表奖。

**电视剧** 《牛玉琴的树》，获第33届亚太广播联盟颁发的特别奖，1996年优秀电视剧“飞天奖”一等奖；《黑色风情》，获建国40周年优秀影视剧本奖；《达列什的草原》，获1998年“飞天奖”二等奖；连续剧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编剧之一。

**舞台剧** 歌剧《热土》，《原野》（改编自曹禺话剧）。

## 引子

那天晚上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阴沉的乱七八糟的感觉，我和邢友亮去喝酒，就在饭桌上他告诉我他想过要杀了我。他抓住我放在桌上的手腕，攥得死死的，眼神浑浊，布满血丝，脸上带着懵懵懂懂的可怕的笑容，酒气从他嘴里直扑到我脸上：不骗你，我他妈真的想杀你，你信不信？

我没出声，脑子里像有一只苍蝇在嗡嗡乱转，过了一会儿我才说哦，是吗，那好哇。他用死鱼一样的眼睛瞪着我，我俩互相注视：怎么，你不信？你以为我不敢是吗！

我呆呆地盯住他，心里扑哧笑了，我知道他敢，他太敢了，可我还知道他根本就不会杀我。他之所以说出这话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为表达他的悲伤，他对杨霄的爱。天哪，那要命的爱！

后来邢友亮又说了许多话，他给我倒酒，大半都洒在桌上，他的心给酒弄得软了。喝光了一瓶二锅头，我说不能再喝了，要付账，为了抢着掏钱我俩差点儿打起来，当然他比我厉害。

走出饭馆来到街上，邢友亮拽住我的胳膊，又说起要杀我，问我信不信，非要我回答不可。

你要杀就杀吧，别废话了好不好！我生气地甩开他往前走，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他没跟上来，不见了。

原来他坐在马路牙上。

我走过去用脚踢他的屁股，他仰起头看了我一眼，冲我咧嘴一笑，笑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我用力把他拽起来，互相拉扯着往前走，不知道要上哪儿去。他的身子沉甸甸地坠着我，我脖子都要断了，嘿，你说我会杀你吗？说呀，你他妈信还是不信？那发粘的声音在我耳边咕哝不止：告诉你吧，我能干那种事吗？为一个女的。不，不会，我才不会哪，我不杀你，绝不杀……

于是，我，我们，一如既往地生活着。

## 1

童年已经非常非常模糊了，可我们总是最喜欢那时候的自己。其实那些快乐的孩子早就不知去向，在他们和我们之间不再有什么联系，可我们还是最信任他们。这份喜爱和信任是与生俱来的，是老天爷的恩赐，可人们从来就不知道心怀感激。我这么想的时候内心不由嘲笑自己：你怎么了，老了吗！

小时候我是个比较乖的孩子，很得老师欢心。照片上的我长着端正的大脑袋，一双精神精神的眼睛，再加上胳膊上戴着中队长的小牌儿，看上去真是个挺完美的孩子。去年为了一次小学同学的聚会，我翻出小时候的照片，乍一看我憋不住笑了，那是些多么傻的孩子啊，傻得可爱极了，简直有点让人心疼。真的，我好像并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像是我的孩子，一些生下来就死去的孩子，只存在于遥远的记忆里。照片上也有邢友亮，他的样子更傻，头发剪得很短，只在头顶留一个圆盖子，那时的黑白照片看不出他黧黑的特征，但是比起身边别的同学，他脸庞的颜色明显要深得多，前额微蹙，阴沉的三角眼瞪视前方，一副愣愣的怪模样。我的脑子不由自主飞快地把他和现在的邢友亮比较了一下，这家伙居然变化不



大，不像我和其他人。也许因为他比别人都丑，现在还那么丑，也许因为他是坏学生，有过种种劣迹，让人倍感亲切；由于他，照片上的人都随之生动起来，我定睛细看了一会儿，再次确认了自己。

成年以后我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表面看来我属于那种社会上体面的人物。每天早上走进音像出版社的大门，大伙儿都殷勤地和我打招呼，因为我是副主编，是头儿。前些年搞音带我们挣了一些家底，有点实力，我立了汗马功劳。邢友亮一直很羡慕我这个副处级，而他还是科级，对他的这个标准我心里是嗤之以鼻的。我从来没有把当官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也没把那些当官的放在眼里，可我也没必要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们。我喜欢做了事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和好的感觉，说白了就是成就感吧。成功更容易使人热爱生活。

去年邢友亮终于升了官，用他的话说是遇上了伯乐。伯乐是他们的江局长，把他从行政科调到局办公室当主任，负责基建，处级。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，江局长找他谈话说自己在五台山让人算过命，纸上写了一个“义”字，说明“义”对他很重要，而邢友亮正是懂得这个字意义的人，这种人现在不多了。邢友亮十分感慨，说要好好干，不能对不起江局长。

我提醒他这是人家的领导艺术，他双眉微蹙思索地望着我：“也对，可人家确实信任我，不是吗？”

看他现出那副执拗的劲头，我立刻做出精神一振的样子，挺直胸脯：“是，邢主任，绝对没错儿！”

他觉出我在嘲笑他，有点尴尬。多年来我俩的关系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，这变化有时会让他不自在，过去他总是大哥，我的保护人，可我的翅膀渐渐硬了，能飞得比他高，从上面打量他。

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把我当成原来的我对待，偶尔我会有些恍惚，弄不清自己到底是那个单纯文弱的男孩儿，还是现在的我，经验丰富，城府颇深。不过我很愿意和以前的朋友来往，进入一种稀里糊涂的快乐心境，洋洋自得，彼此嘲笑，好像我们很傻，尽可以胡思乱想胡作非为。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条：友情是男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

春天来了，四下里到处是嫩绿的闪光，令人兴奋的小颗粒在空气中漂浮。蜜蜂小虫儿嗡嗡飞舞，还有一些鲜艳的蝴蝶。这些蝴蝶大多是从外地飞来的，扇动着轻盈绚丽毛绒绒的小翅膀，飞进城市上空的氤氲，在密匝匝的建筑物上转转呀转，可爱地落下来。

在出版社的大楼里我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鲜的面孔，她们无一例外都年轻得要命，让人很容易产生好感。当然我不否认其中混杂着令人讨厌的女孩儿，可她们最大的缺点也就是愚蠢了，不同方式、不同性质和不同级别的愚蠢，并无大碍。

一个叫杨霄的女孩儿翩翩地飞入我的视野。她从东北某油田来，在那边当过什么主持人，她身上具有外地女孩儿所有好的特征，懂礼貌，嘴甜，精力充沛，她在出版社楼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，身影轻轻巧巧，点缀着走廊楼梯公厕。

让我留意她的倒还不是赏心悦目的倩影。有一天她走进

我的办公室，把一份合同放在桌上，让我签字。我随意浏览着合同，眼睛的余光感觉到她有话要说。

果然我听到她甜甜的声音：“主编，我听说过您的事。”

我内心微微一怔，却不露声色，“是吗，我的什么事？”

她双手背在身后，像个腼腆可爱的小女生，舔舔嘴唇，“您真的不知道吗，我们几个女孩子都这么觉得，觉得您很了不起。”

我着实有点糊涂，不明白她到底指的是什么，就好玩地看着她。可她却不肯多说了，脸上随即浮起一阵羞涩的红润。于是乎我恍然大悟，懂了，她指的当然是感情方面，是我离了婚又结了婚的那件事。

出于身份的考虑我未置可否，只冲她微微一笑。她呢，极力镇定自己，大胆地看着我，但很快就坚持不住地低下头，等我一签完字，就飞快地说了声谢谢，拿起合同扭身走出去了。这次小小的经历让我很受用，因此牢牢记住了她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杨霄从出版社楼里消失了，一打听原来她去上了广播学院的进修班，当然，有人给她出学费。由于这类事见多了，我甚至忽发奇想：要是我没有遇到高闯，没有和她进行那一番生死死的恋爱，到了今天，感情空虚，会不会也做些帮助小姑娘的事呢？这种想法当然毫无意义，因为我遇到了高闯，历尽艰难地离了婚又和她结了婚，我的生命奋力地迈上了一个台阶，或者说我已经释放了我的激情，是一个过来人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，这问题目前还不会干扰我。偶尔内心的眼睛看见一个家伙，步履溜索，一股劲儿地朝前

走,不由觉得他有些好笑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越过中点了吗?一条长线中间的那一点?小子,从这儿开始前面的距离就只会越缩越短了。

再一次见到杨霄,她已经从广播学院毕业,在电视台打工。这姑娘的样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站在出版社门口,她优雅挺拔,风吹起长裙下摆,缠绕着匀称的小腿。看见我,她轻快地跑了两步走上来,又亲热又随便地伸出手和我握手,说话的时候用双手捂住飞扬的长发,姿态撩人。她告诉我她自己的一些情况,说是向领导汇报,我说得了,我从来没想当你的领导。她说:那你想当什么?当马仔,你愿意吗?

我觉得她说话有点放肆,可我并没有不高兴,反而挺高兴。那天她非要请出版社里的几个好朋友和我到一家歌厅去玩,我盛情难却地去了。原来开歌厅的是她的男朋友,一个有些发胖的年轻人。她介绍这胖子的时候口气随便,带着一丝轻慢,胖子却分外热情,张罗着让小姐端来各种饮料小吃,杨霄似笑非笑地瞟着他,他很快就退出去了。我们在包间里又唱又笑,玩得很痛快。我喜欢音乐,但是不大会唱歌,我唱了两支前苏联歌曲,还用了几句俄文,哗众取宠了一番。杨霄说虽然我的嗓音不够出色,但极有韵味,我说什么味道呀,酸味吧。

我俩肩并肩坐在转圈的沙发上,她细语轻声地说起正在做的一个节目,想拉点赞助,问我能不能帮她,我明白她是想从出版社弄点钱。她的脸上显出温柔专注的神情,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,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

她微微眯细眼睛,嘴角撇了撇,“怎么,领导还不知道

吗？”

我确实不知道。她让我猜，猜对了她请客。

我说我不可能猜对。她问为什么，话刚出口就机灵地笑了，“哦，明白了！毕主编，你这么不相信人呀！我怎么会骗你呢。”她告诉我她是1973年出生的，我相信了她。她的脸滑腻腻的，有种花瓣的感觉，真的很年轻，不会比我更狡猾，至于她请我们唱歌，让我拿出钱来，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，大伙都得生存。

说着说着话，杨霄的身体不着痕迹地轻轻向后一靠，就挨到我身上。可我不会被她吸引的，如果她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恐怕要失算了。我这么想着，忽然意识到自己真可笑，人家明明有男朋友，还供她上大学，我这不是自作多情吗。也许我的骨子里确实生长着邪恶的大男子主义的根苗，我老婆高闯经常这样痛斥男人。

我不在意地打量着杨霄，她那椭圆的小脸上表情很灵活，但又不像是卖弄风情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娇羞劲儿。这样一个挺不错的外地女孩儿在这都市里实在太多了，一走出歌厅我很快就把她忘到脑后。

## 2

上午我正在会议室开会，老王探头进来，四下睃视，“老毕，你电话，在我屋里。”

我走进隔壁老王的办公室，拿起桌上的听筒，是邢友亮。他简单地说他有点儿事，问能不能见我一面。我想了一下，“成啊，礼拜六吧。”

邢友亮的声音干巴巴的：“礼拜六我就不在了。”

“你要上哪儿？”

“我就进拘留所了。”

我立刻去看老王，用目光瞟着他，“嗨，你开什么玩笑。”

邢友亮说他没开玩笑，他出了点事，把人打伤了。

下午四点以后我走进第五医院的病房，只见邢友亮穿着皱巴巴的病号服坐在床边，两条腿耷拉着，脸色阴黑难看。被他打伤的人缝了十四针，就住在他楼下，他呢，只是下巴上破了个小口子，没别的事，但是江局长说人家住了医院你也应该住院，所以他就说自己的脑袋被打了，里边疼，就住进来了。

见到我他龇了龇牙算是打招呼，然后我俩来到走廊上，邢友亮靠着窗台把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他们局办公室

有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，去年主任退休了，副主任姓劳，大伙都叫他痨眯，这回痨眯以为自己该转正了，半路却杀出个邢友亮，他能不恨吗。

邢友亮早就听说痨眯不是什么好人，一来就和他谈话，把话挑明了。他说：许多群众反映办公室有人拿黑钱，以前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看见，现在我来了，我不希望看见，可要让我看见了……下面的话就不用说了吧。

一天他推门进办公室，屋里三个人，痨眯，老柳，小孙，正在分钱，他用手比了比：这么厚一沓子。我弄清了老柳是包工头，给那两个人分钱。他们一定是忘了锁门，要不就是根本没把邢友亮放在眼里，邢友亮扭头就走，连门都没关，就去找党委和江局长汇报了。

“你真这么干的？”

“对了，就这么干的。”他眉头一拧，把整个脸都带歪了，斜眼瞟着我，那副模样真不像好人，像个痞子要寻衅：怎么茬儿，找打呀！

长话短说，他的汇报没什么下文，这也是预料之中的，但痨眯他们却决心要把他搞下去。一天中午，邢友亮和痨眯、孙永利他们几个一起玩牌，邢友亮输了，可不知怎么他就把孙永利打伤了。

那天我去医院看他时，楼下被打伤的孙永利已经起诉了邢友亮，告他伤害罪，而我有个亲戚在法院工作，他找我就是为了这个。

邢友亮照计行事在医院里泡着，可他精神亢奋，憋得浑身难受。一个星期后公安局通知他要拘留，他二话没说就叫

单位司机马小京把他送到分局，从那儿直接开到房山拘留所去了。这当然是癍昧活动的结果，他的如意算盘是拘改捕，判邢友亮的刑。单位里有人自发组织写了联名信，替邢友亮说话，历数他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等一系列优秀品质，局领导也出面保他，最主要的是我亲戚托了人，七天后邢友亮从拘留所里出来了。

而这时敌人内部开始出现分裂，有人透出真相，打架是个圈套，是癍昧及其亲信们制定的计谋，说计谋都抬举了他们，他们要做的就是骂邢友亮，激他动手。于是发生了中午在办公室打牌的场面：邢友亮输了，孙永利不时地冷嘲热讽，癍昧在一旁帮腔，看邢友亮有点急了，孙永利就抓准时机骂了句难听话，邢友亮一冲动伸手揪住他的胸襟：姓孙的，你敢再骂一句！孙永利没骂，却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，邢友亮失去理智，打出令对手欣喜的一拳。

我能想象孙永利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，邢友亮打起人来手狠极了，他身体轻捷，反应极快，少年时期我无数次看到过他打架，强烈地感受到那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，血液里仿佛有什么东西“呼”地接通了，他像动物一样冷静，甚至带点麻木，越打越勇越狠，最终激情迸发。

毕竟时代不同了，如今他已经四十多岁，是一级领导，因此在出拳之前他说了一句话：今天我豁出去这个主任不当了，我也要打你。为了这句话我对他大加肯定，这是我的真实感受，邢友亮到底变了，在最冲动的时候还想到了事情的后果。我说有这么个基础你就大有希望。他腼腆地一笑：你别拿我开涮了。



我和邢友亮的友情漫长而坚固，从小学一年级直到今天，也许可以追溯得更早，我们俩住在城里的同一条胡同，肯定没上小学之前彼此就见过面了。他经常放了学上我家做功课，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爬上我家房顶的感觉。世界一下子改变了形态，平时在里面吃饭睡觉的房子成了新奇无比的玩具，里面的父母家长也成了神秘的玩具小人儿，我们和他们玩捉迷藏的游戏，把他们完全蒙在鼓里，真是太令人兴奋了！有一次我们从我家的房顶上出发，向邢友亮家进军，路程艰辛，充满危险，最后好像是成功到达了。邢友亮家的房子很破旧，屋子里有一股霉味，他母亲做的炸酱面很香，是我吃过的最香的炸酱面。

小学毕业我和邢友亮上了不同的中学，“文革”时期他们学校临街的墙上贴着巨幅标语，每个字都比一个人还高：打倒流氓首恶分子邢友亮！“邢友亮”三个字还用红笔打着血淋淋的大叉子。他爱打架，能打架，打起架来不要命，在广泛的区域是个让许多人谈虎色变的人物。我呢，被他理所当然地看做保护对象。那时我已经搬家了，他到新家找我，总是带着一帮人，然后就和我家附近的另外一帮发生冲突，之后那些人就找我的麻烦，他再把那些人打得鸡飞狗跳。他们打了好几场大架，还动过刀子。那一段我实实在在地依靠着邢友亮的保护过活，那种战战兢兢、时刻警惕、准备挨打以至准备着豁出去了的感觉锻炼了我，使我的骨子里发生了某种深刻变化，这是后话了。当时有认识邢友亮也认识那帮孙子的人出来说和，大家总算和解了。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时